

三
國
志

九

三

四

五

六

王衛二劉傳傳第二十一 魏書 國志二十一

王粲傳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

皆為漢三公

張璠漢紀曰龔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順帝時為太尉初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將殯

臨之曰幸不為夭復何恨哉及龔妻卒龔與諸子並杖行服時人或兩譏焉暢字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為司空以水災免而李膺亦免歸故郡二人以直道不容當時天下以暢膺為高士諸危言危行之徒皆推宗之願涉其流惟恐不及會連有災異而言事者皆言三公非其人宜因其變以暢膺代之則禎祥必至由是官豎深怨之及膺誅死而暢遂廢終于家

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曹欲與為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于家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

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
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
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
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
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
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侏不甚重也
之曰貌寢謂貌負其實也通侏者簡易也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
傳載粲說琮曰僕有愚計願進之於將軍可乎琮曰吾所願
間也粲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在倉卒之際疆弱未分故人
各各有心耳當此之時家家欲為帝王人人欲為公侯觀古
今之成敗能先見事機者則恒受其福今將軍自度何如曹
公和琮不能對粲復曰如粲所聞曹公故人傑也雄略冠時
智謀出仕摧袁氏於官渡驅孫權於江外逐劉備於隴右破

烏丸於白登其餘裊夷蕩定者往往如神不可勝計今日之事去就可知也將軍能聽察計卷甲倒戈應天順命以歸曹公必重德將軍保己全宗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察遭亂流離託命此州蒙將軍父子重顧敢不盡言綜納其言臣松之案孫權自此前尚與中國和同未嘗交兵何云驅權於江外乎魏武以十三年征荊州劉備却後數年方入蜀備身未嘗涉於關隴而於征荊州之年便云逐備於隴右既已爭錯又白登在平城亦魏武所不經北征烏丸與白登永不相豫以此知張騫假偽之辭而不覺其虛之自露也凡騫虛偽妄作不可覆疏如此類者不可勝紀太祖辟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太祖置酒漢濱察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杖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荊楚坐觀時變自以爲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雋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

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即繕其甲卒收其豪傑
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雋而置
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
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既
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
造制度粲恒典之摯虞決疑要注曰漢末喪亂絕無玉
珮魏侍中王粲識舊珮始復作之今
之玉珮受
法於粲也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
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
碁局壞粲爲覆之碁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
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記默識如

此性善筭作筭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

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為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

亦不能加也

典略曰粲才既高辯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各為魏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

能措

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從

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粲二子

為魏諷所引誅後絕

文章志曰太祖時征漢中聞粲子死歎曰孤若在不使仲宣無後

始文帝為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

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

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

瑒音徒喚反一音暢也

東平劉楨

字公幹並見友善幹為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

官將文學

先賢行狀曰幹清玄體道六行脩備聰識洽聞操翰成章輕官忽祿不耽世榮建安中太祖特

加旌命以疾休息後除上丈長又以疾不行

琳前爲何進主簿進欲誅諸

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撫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

祇爲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
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
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
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
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
記瑀終不爲屈太祖並以琳瑀爲司空軍謀祭

酒管記室

文士傳曰太祖雅聞瑀名辟之不應連見偏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

祖時征長安大延賓客熱瑀不與語使就技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西東人怨士爲知己死女爲悅者玩恩義苟數暢他人焉能亂爲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臣松之案魚氏典略摯虞文章志並云瑀建安初辭疾避役不爲曹洪屈得太祖召即投杖而起不得有逃入山中焚

之乃出之事也又典略載太祖初征荊州使瑀作書與劉備及征馬超又使瑀作書與韓遂此二書今具存至長安之前遂等破走太祖始以十六年得入關耳而張鷟云初得瑀時太祖在長安此又乖矣瑀以十七年卒太祖十八年策為魏公而云瑀歌舞辭稱大魏應期運逾知其妄又其辭云他人焉能亂了不成語瑀之吐屬必不如此軍國

書檄多琳瑀所作也

典略曰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

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太祖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嗟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琳徙門下督瑀為倉曹掾屬瑒楨

各被太祖辟為丞相掾屬瑒轉為平原侯庶子

後為五官將文學

華嶠漢書曰瑒祖奉字世叔才敏善諷誦故世稱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

著後序十餘篇為世儒者所慕中至司隸校尉子劭字仲遠亦博學多識尤好事諸所撰述風俗通等凡百餘篇辭雖不典世服其博聞續漢書曰又著中漢輯叙漢官儀及禮儀故事凡十一種百三十六卷朝廷制度百官儀式所以不亡者

由劬記之官至泰山太守劬弟珣字季瑜司空掾即珣之父植以不敬被刑刑竟署

吏

文士傳曰植父名梁字曼山一名恭少有清才以文學見貴終於野王令典略曰文帝嘗賜植廓落帶其後師死欲

借取以爲像因書朝植云夫物因人爲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植荅曰植聞荆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衆士之好南垠之金登劬窆之首應貂之尾綴侍日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汙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脩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植所帶無他妙飾若寶珠異尚可納也植辭言巧妙皆如是由是特爲諸公子所親愛其後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咸伏而植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植減死

植作

咸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幹琳瑒

植二十二年卒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

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

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
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
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于後
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
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
有逸氣但未遒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
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
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
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
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

典論曰今之
文人曹國孔

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
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騏驎於
千里仰齊足而並馳粲長於辭賦幹時有逸氣然非粲匹也
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援漏卮圓扇橘賦雖張
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
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
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于雜以

自潁川邯鄲淳

魏略曰

淳一名
字子叔博學有才章又善蒼雅蟲篆許氏字指初平時從
三輔客荊州荊州內附太祖素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
時五官將博延英儒亦宿聞淳名因啓淳欲使在文學官屬
中會臨苗戾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
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傳粉遂科
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
曰邯鄲生何如邪於是乃更著衣憤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
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皇義以來賢聖名目烈士
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
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亢
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數植之材謂之天人而于時世子未
立太祖俄有意於植而淳屢稱植材由是五官將頗不悅及

黃初初以淳為博士給事中淳作投壺
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為工賜帛千匹
繁欽繁音婆與略曰欽字休伯以文

才機辯必得各於汝穎欽既長於書記又善為詩賦其所與
太子書記喉轉意率皆巧麗為丞相主簿建安二十三年卒

陳留路粹

典略曰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初平中隨車駕至三輔建安初以高才與京兆嚴像擢拜尚書

郎像以兼有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
阮瑀等典記室及孔融有過太祖使粹為奏承指數致融罪
其大略言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寧招合徒眾欲圖不軌言
我大聖之後也而減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又云融為
九列不遵朝儀秀巾微行唐突宮掖又與白衣襦衡言論放
蕩衡與融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也融荅曰顏淵復
生凡說融諸如此輩辭語甚多融誅之後人覩粹所作無不
嘉其才而畏其筆也至十九年粹轉為秘書令從大軍至漢
中坐違禁賤請驢伏法太子素與粹善聞其死為之歎惜及
即帝位特用其子為長史 魚豢曰尋省往者魯連鄒陽之
徒援譬引類以解締結誠彼時文辯之雋也今覽王繁阮陳
路諸人前後文旨亦何肯不若哉其所以不論者時世異耳
余又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大鴻臚卿韋仲將仲將云仲宣
傷於肥臙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於體弱孔璋實自麤疏文

王粲

蔚性頗忿驚如是彼為非徒以脂燭自煎藥也其不高蹈蓋有由矣然君子不責備于一人譬之朱漆雖無損幹其為光

澤亦壯觀也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脩河內荀緯等亦有

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儀廙脩事並在陳思王傳荀勗文章叙錄曰緯字公高少喜文

學建安中召署軍謀掾魏太子庶子稍遷至散騎常侍越騎校尉年四十二黃初四年卒瑒弟璩璩子

貞咸以文章顯璩官至侍中貞咸熙中參相國軍

事文章叙錄曰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善為書記文明帝出歷官散騎常侍齊王即位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

政多違法度璩為詩以諷焉其言雖頗諧合多切時要世共傳之復為侍中典著作嘉平四年卒追贈衛尉貞字吉甫少以

才聞能談論正始中夏侯玄盛有名勢貞嘗在玄坐作五言詩玄嘉玩之舉高第歷顯位晉武帝為撫軍大將軍以貞參

軍事晉室踐阼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又以儒學與太尉荀勗撰定新禮事未施行泰始五年卒貞弟純純子紹永嘉

中為黃門侍郎為司馬越所殺純弟瑒子籍才藻艷逸而秀秀子詹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瑒子籍才藻艷逸而

調儻放蕩行己寡欲以莊周為模則官至步兵

校尉

籍字嗣宗魏氏春秋曰籍曠達不羈不拘禮俗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檢而毀幾至滅性兖州刺史王昶請與

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歎貴之自以不能測也太尉蔣濟聞而辟之後為尚書郎曹爽參軍以疾歸田里歲餘爽誅太傳及大將軍乃以為從事中郎後朝論以其名高欲顯崇之籍以世多故祿仕而已聞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營入善釀酒求為校尉遂縱酒昏酣遺落世事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乃歎曰時無英才使豎子成名乎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籍少時嘗遊蘇門山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曰杵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為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追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至是籍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終又數曰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頽我騰而上將何懷籍口不論人過而自然高邁故為禮法之士何曾等深所讎疾大將軍司馬文王常保持之卒以壽終子渾字長成世語曰渾以閑澹寡欲知名

王粲

京邑為太子
庶子早卒

時又有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

莊而尚奇任俠至景元中坐事誅

康字叔夜案嵇氏譜康父昭字

子遠督軍糧治書侍御史兄喜字公穆晉揚州刺史宗正喜
為康傳曰家世儒學少有雋才曠邁不羣高亮任性不脩名
譽實簡有大量學不師授博洽多聞長而好老莊之業恬靜無
欲性好服食常採御上藥善屬文論彈琴詠詩自足于懷抱
之中以為神仙者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
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知自
厚者所以喪其所生其求益者必失其性超然獨達遂放世
事縱意於塵埃之表撰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心遺名者
集為傳贊自混沌至于管寧凡百一十有九人蓋求之於宇
宙之內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故世人莫得而名焉虞
預晉書曰康家本姓奚會稽人先自會稽遷于譙之銍縣改
為嵇氏取稽字之上山以為姓蓋以志其本也一日銍有嵇
山家于其側遂氏焉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
與之游者未嘗見其喜愠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
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劉靈相與友善遊於竹林號
為七賢鍾會為大將軍所昵聞康名而造之會名公子以才